



太极 食神

TAI CHI CHEF ①
(PART ONE)

①
初展锋芒

宋别离 ■ 著

“舌尖上的中国”与“国术太极”的完美结合
全景式白描太极武侠的传奇 / 细节式展现中国美食的精髓
一代御厨的跌宕人生，太极世家的武林风骨，
值得一读的长篇巨制！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太極 太食神

TAI CHI CHEF
(PART ONE) ①

之
初展鋒芒

宋別離■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太极食神之初展锋芒 / 宋别离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104-6425-6

I. ①太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7188号

太极食神之初展锋芒

作 者: 宋别离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责任校对: 宣 慧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390千字 印张: 12.75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425-6

定 价: 42.9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录
CONTENTS

引 子/001
第一章 突变/004
第二章 秋水/029
第三章 少年/064
第四章 瞎子/104
第五章 武举/138
第六章 低谷/175
第七章 保镖/208
第八章 香会/243
第九章 毒/286
第十章 拳来拳往/316
第十一章 重生/356

引子

斧头高高地抡起来，呼地劈下，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狠狠地咬进那张酸枝木做成的方桌上。啪啦一声响，桌面当即碎成了片儿，溅飞出去。

刀疤利落地抽回手，斧柄在腕上旋转两下，舞出几个花儿，方才别回了腰间。他却并不忙着转身，晃晃脖子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待小弟把点着的雪茄塞进他嘴里，才慢吞吞地转过身。

抬手把架在鼻梁上的墨镜戳了戳，他徐徐吐出一口白烟儿，斜眼看向那一对男女，问：“如何，这一手还入得两位的法眼？”

大厅里有二十几人塞着，有些满当，差不多都是黑褂子、黑礼帽的弟兄，个个腰间别着斧头。中间那两人，女的长得清秀，像个时髦的月份牌女郎；男的模样可就猥琐了，三角眼，神色阴鸷，左边腮帮子上还长颗猪皮痣，年纪四十左右。

“好！”女郎甚至鼓起了掌，刀疤听了不禁得意，但人家还有下文，女郎笑嘻嘻地吐出一句，“这斧头嘛，劈柴火那是最合用了！”

刀疤狠狠地把雪茄拔出来，眼珠子瞪得滚溜圆，正要开口，那个三角眼男子却开了腔：“少他娘的废话，快叫谢东云出来！”

刀疤和众兄弟听他敢直呼老大的名字，无不色变，虽然对方的来头不小，可“秋水”的人怎么了？“秋水”的人就敢对斧头帮帮主不敬？

“找死！”

刀疤一声斥骂，十几名弟兄早抽出了斧头，扑向那个三角眼。眼前却是一花，那家伙早蹿到跟前，刀疤还没等反应过来，两人的脸皮就贴个正着。那人鼻孔喷出的热气弄得他墨镜一片模糊。跟着，手里的雪茄也给拔

了去。三角眼一个弹身，早闪出两丈开外，贴着墙角站了，冷笑一声，把雪茄放嘴里吸吮了两口，也喷出一股浓浓的白雾。

刀疤又惊又怒，一挥手：“砍了他！”

呼呼，十几把斧头飞出去。这些斧头帮的人平时没少练“飞斧劈人”的本事，极有准头。三角眼不敢怠慢，早噉的一声蹦上来，伸长手臂一划拉，竟然把那十几把斧子尽数捞在手里。

他吓的一声，先把嘴里的雪茄吐了，然后喊声：“去吧！”手臂一挥，那些斧头闪电般掷回来。

刀疤和那些帮众没想到他轻易就接得住这些斧头，惊呆了，斧头甩回来竟也忘了躲。女郎在旁边看了，赶忙抬脚，把另一张方桌踢飞，啪啪啪，那些斧头都剁在上面，跟着旋出去。它撞到墙上后，也哗啦成了碎片。

女郎摇摇头：“可惜，又废了一张！”

刀疤脑门上尽是冷汗，腿肚子一阵发软，颤声道：“斧头帮可……可不是依撒野的地方……”

女郎咯咯一笑：“放心，我们今天登门不是来找碴子的！相反，是请斧头帮的弟兄来帮忙的！”

“有这话，依早说好啦！”刀疤这才舒了一口气，顾得上擦把冷汗了。三角眼冷笑一声，目光依旧阴冷。

刀疤也不看他，只管朝那女的道：“秋水老祖宗的大名，我们也早听说了，既然有青帮几位大佬出面，啥事都好说啦！”

女郎微笑道：“其实也没多难为，不过是借斧头帮弟兄的耳目，帮着打听个人！”

“啥人？”

“太极杨家的人！”

刀疤听了倒吸口凉气。太极门如今在上海滩势力不小，不管是政界、军界、商界都有要人拜入门下，哪是斧头帮随便就敢惹的？

“怎么，怕了？”三角眼再次冷笑。

“那我还是带两位去见帮主吧！”刀疤脑门又冒出了汗。一千人赶紧

簇拥着来客朝门口奔去。

大门一开，门外的清新空气就扑面而来，女郎大步走出去，三角眼紧跟其后。外面上海滩的春光正浓重。

1920年十里洋场的繁华气息照样挡不住滚滚而来的杀气。三角眼目光射向远处的黄浦江，心说姓杨的，老子这些年找你找得很辛苦，总算老天开眼，挖你个正着，那些陈年旧账早该清算清算了！

同样是想着那个隐藏在上海滩的杨家人，女郎的心思却又是异样的，她不得不面对自己心里的小秘密。原来，她并不真的恨那个人，而是不知不觉中早被他吸引。

算起来，她还要叫那姓杨的一声姐夫，故而她只能摆出一副凶巴巴的面孔来。

杨兆龙，多年没见，你还记得“秋水”的风云雷电吗？

第一章 突变

江湖说起来凶险，比武说起来刺激，可有时候，它偏偏不敌一屉热乎乎、香喷喷的小笼包。

在林宝看来，阿木做的包子跟高手的绝招一样具有杀伤力，尤其是在他一大早起来，肚子咕噜咕噜惨叫时。

那笼屉挪开时，先是热雾和香气噗地溢开来，会叫林宝打个舒服的颤儿。睁眼细瞧，包子皮薄馅多，半透明，一眼辨得出韭菜的绿、木耳的黑、胡萝卜丝的红；一口咬下去，肉汤先喷进嘴巴，在口腔里打个旋儿，方才慢悠悠地滑进喉咙里，鲜美得叫人恨不得连舌头都吞下去。

包子是好包子，算得上上海滩的头一份儿，可做包子的人却不怎么考究。阿木是个三针扎不出个屁的家伙，直隶人，厨艺不赖，听说以前在北平、烟台的大酒楼都干过，鲁菜烧得顶呱呱，就是人活得窝囊，不会争抢，以至于后来连老婆都给人拐走了。

两年前，精瘦的他带着八岁的儿子，拿一封信来投，却是林宝在烟台时的师父宋文鼎写的。其人是螳螂门第一高手，二十岁便因战胜日本空手道高手宫本一郎而名声大噪，外号螳螂王。林宝曾拜他们门下学过半年螳螂拳，虽不精通，却也得了几分功夫。

当时，齐风楼并不缺大厨，一向抠门儿的掌柜林贵根本没收留阿木的意思。不过冲着宋文鼎这个荐头的脸面，才试着让他下厨炒了两个菜。谁想，阿木戴上帽子，拿起菜刀，拎起炒瓢，登时便换了个人。

那两个最家常的菜烧得绝了。不但是掌柜林贵吃得口滑，连他儿子林宝、女儿林凤都吃得两眼放光，更别说其他伙计和厨子了。

从那以后，阿木和儿子小木头便在上海安顿下了，齐凤楼的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。更有一样，此后林宝和林凤每天早上也离不了阿木的包子和点心了。

想吃阿木的早点，得有十足的耐心。就拿这几笼包子来说，面发不好不中，馅儿调不好不成，火候不到不行，忒多讲究。

以往，林宝贪那口腹之欲，也不多计较。可今天这日子不同，那臭木头，自己明明昨晚就跟他说过，让他辛苦一下，赶明儿早点把东西弄好，他吃完后好赶往七浦路北的致柔拳社拜师。谁知到这时辰点了，包子还不见上来。因而，林宝肚子里不免憋了火气。

今早上，陪着他一起等的还有跑堂的阿明和小木头。阿明是机灵鬼儿，手脚麻利，嘴巴和眼力见儿更是利索。瞧见林宝脸色不善，赶忙端了一碗茶过来，说去后面瞧瞧，便脚不点地地闪人了。

林宝一口把茶水干了，险些烫着，他把茶碗重重往桌上一拍，瞪了旁边小木头一眼，问：“你起这么早干什么？”

小木头跟他爹可不一样，满脸精怪之气，听林宝这一问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姑姑也早早起来了。”

他嘴里的姑姑便是林凤。林宝一听妹子早起了，不禁皱下眉头：“她哪儿去了？”

“在后面帮我爹忙呢！”

林宝听了这话，脸色顿时一沉。他早就瞧出来了，家姐对阿木有点意思，他可不想让她嫁那么一个窝囊废，更何况还拖着个半大的孩子。

此时，后院还很冷清，老掌柜和伙计厨子犹在大梦周公，但后厨的灶间里却传来了响动。那里面白雾腾腾，林凤也在里面忙活。她虽是老闺女，额头也添了皱纹，可这会儿脸蛋红扑扑的，笑成一朵花，透出少女活泼的气息。

“哎呀，我的口水都快流下了！”她大着嗓门说。

阿木瘦削的脸上表情淡然，几天没刮胡子，人更显得老气：“趁热端出去吧！我再弄点小菜。”转身又去调弄小凉菜。跟林凤比起来，他的嗓音更像蚊子叫。

又见阿明抬腿跨进去，笑问：“早点好了没？”

“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把手！”林凤大大咧咧地说着，一巴掌拍在阿明肩膀上，险些将他打个趔趄。她倒没事似的，先端几笼点心走了。

阿明一咧嘴，暗叫了声“男人婆”，又听见菜板子一阵叮叮响，阿木飞快地切着萝卜丝、辣椒丝，根根细得像棉线。

阿明撇撇嘴，这家伙的刀工真是没得说。他打心眼里服气。

饭堂内，林宝还在生闷气，小木头依旧笑咪咪地瞧着他。猛听一阵嗒嗒的脚步响，林凤人还没到，嗓门先响开了：“饭来了！”

热气腾腾的笼子一搁到桌上，林宝的表情就融化了。当笼子拿开，几个人不由得都发出“啊”的惊叹。里面并不是包子，而是六只晶莹剔透的蒸饺。

再揭开一个笼子，却是六只清香扑鼻的裹蒸粽子。阿明跟着揭开他端来的笼子，分别是金黄灿灿的老婆饼和绿意茵茵的豆板酥。

林宝看呆了。林凤笑吟吟地说：“看傻了吧，为了预祝你今天拜师顺利，阿木可费了不少心思！”

林宝飞快地夹了个蒸饺塞进嘴里，边嚼边说：“就冲这些东西，我今天也一定顺！”

他一动手，其他人也不闲着，等阿木将小菜端上来后，大家更是吃得欢畅。阿木见儿子心不在焉，用筷子轻轻敲了敲他的碗边，低声说：“快吃，不上学了？”

“你忙你的，待会儿我送他去学堂。”林凤说着，朝小木头眨了下眼。小家伙心领神会，马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每天早上，阿木和阿明都要帮着林掌柜去办弄食材，小木头饭后自会跑去就读的浦东小学。但有时林凤闲了，也会去接送。两人处得很好，外人见了还以为是娘儿俩。

孩子少了娘，生活便多委屈，林凤因而平常也多怜惜着他爷俩，阿木岂能不清楚。今天林凤一大早便起来帮他忙活，饭后还要去送小木头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却也只能小声说句，“太麻烦你了！”

“瞎客套！”林凤撇撇嘴，“活像个娘儿们！”说这话时，她着实有

些恼火，因为打心里不喜欢阿木跟她这么见外。

林宝在旁看了，不免有些酸味，一抹嘴巴，嚷道：“走了，走了！”说着大步跨出齐凤楼。

大多数印象中，当厨师的人都是胖乎乎的、油光光的。但阿木偏偏精瘦，唯独一双手，雪白嫩滑，就算女人的手怕也比不上。他饭量不大，不喝酒也不吸烟，每天除了亲自去市场挑选食材外，便是窝在厨房里忙活，往往一天下来，也说不上三句话。

这天早上，待林掌柜洗漱完毕，草草吃过早点，阿木便跟着掌柜的去了菜市场。

别看老板伙计跟着，但走到各个菜摊前，选什么要什么，只能阿木说了算。林掌柜只管着付账，另外一个伙计阿明只管往拖车上装货。

这阿木也是个脾性怪的，虽然平日里少言寡语，从不跟人争，但有一条规矩却守得紧。那就是从不在食材上面糊弄客人，什么都挑最新鲜的，材质最好的。所以每次来市场，林掌柜都心疼得直哆嗦。因为每个银圆都是从他钱袋里哗哗流出去的。

自然，每次他都会忍不住嘀咕，但阿木只当是耳旁风。这点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，除非齐凤楼不让他掌勺。这规矩还是传他厨艺的卫璜师父定下的，身为一名厨子，一菜一饭便是天大的事，丝毫马虎不得。

林贵尽管是出了名的老抠，但并不糊涂，嘴上啰唆，最终还是听阿木的话。谁叫人家是棵摇钱树呢，光他知道的，便有三家大酒楼想重金挖他走。还好，阿木不贪财，还愿意待在齐凤楼。

可今天，这家伙却做得有些过分了，刚捞上来的石斑鱼，一下子就要了两条；雪白的长裙竹荪，一次抓了三两。林掌柜心疼得捂住了胸口：“阿木，你挑这么贵的东西想卖给谁？没听说今天要给谁家办大席啊？”

阿木淡淡地道：“阿宝说了，今天他中午要请客！”

林掌柜气得一跺脚：“这死小子，净给我添乱！”一挥手，“我不管了，你看着办！”

“你先走一步也成，不过要把账结完！”

林掌柜翻了白眼，将钱袋扔给阿明，气呼呼地走了。走了两步又停下

来，他转身指着阿明说：“小子，给我省着点儿……”

阿明笑嘻嘻地鞠了躬：“放心吧，掌柜的！”看着林贵走远，晃晃手里的钱袋，“木哥，还要买什么，尽管声张！”

“不了，再买，掌柜今晚就别想睡了！”

尽管是句玩笑话，但阿木脸上还像往常那样绷着。两人将小拖车的食材整理好，一个拉一个推，慢慢出了菜场。

转过街口时，拉车的阿明突然停下了。阿木刚要问，便看到前面有两个穿黑绸衫、戴黑礼帽的人挡道。他们嘴里叼着烟卷，腰间别着斧头，透出阵阵杀气。

天哪，怎么碰上斧头帮的人了！阿明慌忙掉过车头，想绕道走，便听到一人拖长了嗓门说：“站住！”

阿明身子一僵，转过身时，脸上已赔着笑：“几位爷……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没你的事，滚一边去！”

阿明还没反应过来，脸上早挨了一巴掌，一头栽到墙根。阿木赶忙把车停好，上前要扶他，早被那人当胸一把揪过去，拖到另外一人跟前。这个戴墨镜的家伙显然是个头目，冷冷地问：“知道我们是谁吗？”

阿木摇摇头。啪一声，腮帮子早挨了一巴掌：“老实说话！”先前打阿明的那人显然非常喜欢打人脸面。

头目慢慢摘下墨镜，从底下往上瞅着阿木：“我给你提个醒，大浦东酒楼前些天找过你是不是？”

阿木摸着发麻的脸皮，想了想，点点头。爱打人耳光的家伙火了：“你他妈的哑巴了？”正要再扇巴掌，被头目瞪眼制止。

“知道大浦东是谁的产业吗？”头目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，“谢东云，谢先生！”

“别给你脸你不要脸！”旁边那家伙恶狠狠地说，“谢先生要你去大浦东，那是抬举你，再不识相小心你的狗命……”

头目见同伙老抢话，有些恼了，抬手也给了他一耳光：“娘的，到底是你出头还是我出头？”

“是，大哥！”那家伙摸着脸退到一边。头目这才缓了脸色，拍拍阿

木的肩膀：“这次算是教训，回去好好想清楚，别叫谢先生等恼了。”

旁边那家伙又忍不住插嘴：“没错，下次再让我们碰上，就不是打耳光，那得剁手挖眼……”

“你他妈的就是条疯狗！”头目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那家伙才好容易把下面的话咽下去。

阿木还是没有言语，头目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绢，凑上去给他擦擦嘴角的血迹，又将手绢塞进阿木口袋，方才冷笑着走开。那个同伙临走时，还不忘拔出腰间的斧头，朝阿木阴毒地比画两下。

尽管是暮春，寒气还是一阵阵地冒出来。阿木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悲愁，怎么到哪里都惹事端？

等食材拉回齐凤楼时，已比往常晚了半个时辰。其间可把林掌柜给急坏了，暗暗后悔不该把钱袋子丢给阿明，有了大把的银圆，这两块货还不敞开了花？

待看到两人腮帮子都肿了，林掌柜吃了一惊，赶忙问怎么回事。阿木淡淡地说，他们不小心撞了墙。林贵再一看车上，还是他临走前买的那些食材，悬着的心才悠悠落了地，笑道：“阿木，你手艺是没得说，就是本钱高，咱们赚的就利儿少！”

他摇晃着脑袋，将阿明拽到一边，要回钱袋子，掂了掂。阿明忍耐不住，凑到他的耳根说起了今天遭遇斧头帮的事。林贵听后脸色大变，心下噼里啪啦打开了算盘。

他掏出一包品元牌香烟，点上一支，抽了几口，心里盘算着明后的事，满脸皱纹锁成一团儿。一支烟还没等抽完，便听到外面轰隆的脚步声，林凤的大嗓门响开了：“爹，我回来了！”

林贵脸上不由得露出苦笑，这孩子走到哪里都打雷下雨的。林凤大步踏进来，一把抓起桌上的茶壶，杯子也不用，仰头就咕咕灌下去。

“你就不能斯文着点儿！”

林凤一摸嘴巴，嘿嘿笑道：“斯文能当饭吃啊！”转身就往外跑。

林掌柜随后追出来：“你哪儿去？”赶紧也跟着去了厨房。还没进门口，就听到林凤叽叽喳喳地跟阿木说个不停，不时还笑得前仰后合。

阿木一边备料，一边答应着，脸上依旧没什么笑意。林掌柜看到女儿的嘴巴快贴到他的耳根了，心下便不痛快，迈进去说：“阿木，别费心张罗，凑合着办一桌得了！”

“不好吧爹，阿宝请的可是杨氏太极掌门。”林凤插嘴，“你要是上菜寒酸了，多丢脸面。”

阿木听到杨氏掌门几个字，心头一震。林掌柜见女儿依旧近靠着阿木，实在看不过眼：“这里没你什么事，快出去！”

林凤偏偏就不吃他老子这一套，抬起杠来：“爹，你让我出去，我偏就不出去了。”

林贵气得直跺脚，说：“你这丫头，脾气这么倔，将来怎么嫁出去？”

林凤又顶嘴：“爹，你让我嫁人，我偏就不嫁了。”

跑堂的阿明搬着一筐菜进来，听到父女二人打嘴仗，扑哧乐了。

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，提起致柔拳社来那可是响当当的。社长陈微明本身就是个传奇人物，他原为清史馆纂修，却好习武。先拜孙禄堂门下学八卦形意，后入杨兆鹰门下习练太极七载，尽得杨氏拳、剑、刀、枪、推手、散手之精髓。

到上海后，更是一心一意以推广太极为毕生事业，在英租界七浦路北周紫珊家创办了“致柔拳社”。社名典出《老子》“专气致柔能婴儿乎”一语。

林宝正是看了拳社在报纸上登的广告，才寻上门的。其后杨氏太极的现任掌门杨兆鹰来到上海，更是一心想拜到他的门下。好说歹说，陈微明才答应替他当引荐人。

杨兆鹰因初到上海，应酬多，还有不少人情需要打点，故而在馆里的时间很少。陈微明地头熟，少不了要陪他左右，将拳社里的事务暂交给几个徒弟打理，自己早早就陪着师父出去了。所以尽管林宝起了个大早，却赶了个晚集，只能在馆里等着。

十点多的时候，大家正凑在一起看两位师兄推手，突然听到木屐吧嗒吧嗒地脆响，几个带刀的日本浪人闯进来。

带头的家伙冷笑道，眼光瞟了瞟：“哪位是这里管事的？”

年龄最大的刘鹞子站出来。那浪人傲然道：“石田盛特来拜会杨兆鹰杨先生，请他出来吧。”

“杨师父不在。”刘鹞子道。

“那我们就在这里等！”石田盛转身朝另外两个浪人点下头。他们也不理会拳社的弟子，自顾在武馆的角落里盘膝坐下，还闭上了眼睛。

林宝等人见了，气得牙痒痒，一时间又不便赶他们走。可是有这么几个家伙坐在那里，确实败坏了众人练武的心情。

刘鹞子招呼众人：“别理会他们，咱们练咱们的！”

看着他们慢悠悠地打起拳架子，日本浪人们突然哄堂大笑。石田盛还伸出一根小指，慢腔慢调地说：“你们中国功夫，是这个！”

林宝肺都要气炸了，头一个就冲上去，一式大翻车，双拳雨点般打过来。石田盛也大喝一声，迎头逼上，双手拦截几下，猛地顺势下蹲，又将林宝举起掷出去。

林宝几曾吃过这样的亏，翻身爬起，叫道：“老子跟你拼了！”像头疯牛一样冲过去。

要知道，遇敌对垒时最忌讳心浮气躁，林宝胡乱抢攻时，自己空门暴露更多，顺势又被石田盛制伏，死死地按于地上。他偏偏还学林宝的口气逼问：“你不服服？”

林宝号叫着：“老子死也不服！”

刘鹞子在旁边见了，朝自己弟兄吼：“瞪什么眼，一起上啊！”

一班人就围着三个浪人乱打起来，林宝也趁势挣脱，加入战团。刘鹞子虽然跟随陈微明有两年，但缺少实战，闪挪间腿还没来得及收回，已被别住，右手臂也遭对方锁住，无法动弹。石田盛狞笑一声，便要将他右臂折断。

“且慢！”一只手凭空插进，浪人只觉脸皮一热，血往上灌，身子腾腾腾地退后几步，刚要站稳，没想到那股力道绵长，他双脚如同踏在摇晃的船上，再次往后退去。

另外两名日本人见了，吃惊不少，赶忙上去扶他。这一顶倒是拦住了，谁知身前又像裂出个大坑，三人失去平衡，又要往前栽倒。

他们便像喝醉了酒一般，摇晃好一阵子，方才站实了。个个心惊胆战，如临深渊。

林宝在旁都看傻了，浑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等神奇的武功。屋里不知何时多了两人，替他们解围的是一位儒雅的中年人，满头白发，看面貌时却不过四十左右。他头戴礼帽，身着长衫，手摇折扇，显得气度不凡。此人正是社长陈微明。

身后的另一个中年人则长得高大魁梧，上下粗如铜钟，脸形饱满，眉浓眼亮，就地一站便有泰山压顶的气势，正是杨兆鹰。

石田盛惊魂稍定，哪里还敢小觑杨家的功夫，心存几分敬意，双手托出一封信，恭敬地递给杨兆鹰：“杨先生，这是虹口道场馆主小津绳艺先生亲笔信，请接纳！”

杨兆鹰听了，微微一笑：“我猜，这封信是挑战书吧。”

“杨先生猜得没错，听说杨氏太极传到这一代已经失传了。所以我们馆主和三位武士想印证一下……”

“放你娘的屁！”刘鹞子听了破口大骂。

杨兆鹰脸色也为之一变。石田盛只觉他的目光像刀锋一样刺过来，下意识扭头一躲，竟然打了寒战，拿战书的手不觉有些颤抖。

杨兆鹰探出一只手来接。石田盛的双手在下，杨兆鹰的右手在上，一经接触，他们的手便粘在一起。石田盛吃了一惊，先是觉得手臂酸麻无力，跟着筋骨也酥软了，接着脚跟也站立不稳，身子簌簌乱抖，几欲跌倒。

另外两个日本人见了，大为惊异，赶忙过去搀扶，才碰到石田盛的身子，顿时如同遭到雷击，双脚起跳，向后踉踉跄跄地跌出好几步。

林宝见了，心头怦怦乱跳，两眼放光，没想到外形看上去软绵绵的拳法，施展出来却如此神通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再看场中，杨兆鹰已将信封抽过来，石田盛的身子晃了几下，总算没有跌倒，他脸白惨惨的，不见一丝血色，脑门上净是汗珠。

杨兆鹰抽出信来，瞅了两眼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共有四名东洋高手要向太极门挑战，分别是“一刀流”山口太郎、“那霸手”小津绳艺、忍者九鬼贺、日本全国柔道冠军坂恒一雄。

看罢，他朝陈微明点了下头，后者心领神会，马上对石田盛道：“回去告诉小津绳艺，挑战书我们收下了，至于何时何地比武，选定后自会告知。”

三个浪人已为杨兆鹰的身手折服，恭恭敬敬地朝他鞠了一躬，在林宝和刘鹞子的讥笑声中退了出去。

拳社里的弟子们见杨兆鹰接了战书，个个兴奋不已。陈微明却知道比武不是件简单的事，马上引杨兆鹰去到静室商议：“师父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他知道，东洋人既然找上门来，事关民族气节和太极门的声威，杨兆鹰定会应战。正因为杨家名气太大，乃是武林中的金字招牌，所以对于类似于比武的事情，更得慎重。

杨兆鹰果然神情庄重，在太极门里，他素来豁达稳重，平日里最喜欢研读的并不是太极拳理，而是《孙子兵法》，并吃透其中三昧。他虽然是练武的人，心底却最瞧不起那些鲁莽无知、大字不识的武夫。

凡事，他都喜欢顺势而为。

像这次来上海闯荡，为了太极杨家这一派的威名，他不惜放下架子，跟上海滩的三教九流都讨了交情，为的就是造势。为此，他将太极拳柔化的手段融进了交际中，很快就有所斩获。

本来，初到上海这样的大都会，以杨兆鹰的性格是不会轻易生事的。但今天这东洋人下挑战书一事，却又不同。一是关系到民族气节，他万万不能退却；二是与倭人之战，取胜之时便是杨家人在上海滩出头之日。

太极杨家素来在北平一带威名显赫，南面却还未打开应有的局面，故而，有这么一场比武来造势也是好的。

只不过，东洋人在上海滩的势力不容小觑。那些日本武士的武功也素以狠辣犀利见长，杨兆鹰便如同面对一盘难下的棋，需要周密部署，细心谋划才成。

所以陈微明这一问，他并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盘算了片刻才道：“那四个东洋高手不可小瞧，这次比武，少不得要请孙家和吴家前来助拳。”

“田佳轩和李明轩两位师兄，难道不足以代表太极门出战吗？”陈微